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郘

謄録監生臣康　傑

讀禮通考卷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期十九

國恤二

天子服母后

晉書禮志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草軺輦版轝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

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

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絶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迺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迺許

乾學案晉有細犢車麤犢車或作油犢車者非也止有油幢車油軿車見晉志且晉志原

文原有細犢車至麤犢車見愍懐太子傳

魏書禮志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惟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録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

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
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栁法亦務適時之宜良
以世代不同古今異制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
代巳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刋之
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
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
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
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

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闕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

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

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

世之絶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

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

抑哀毁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册之文俯

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宫

猶怖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

頻煩上聞仰申誠欵聖慕惟遠未垂昭諒伏讀哀灼憂

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萬幾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命聿脩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絶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

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
酉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違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
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
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絶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
庇心之至不敢不陳咸以為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
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己至
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於魏晉葬不
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

無為之法行之於有為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經帶永思纏緜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

感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大禮咸畢日已淹
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為過矣顧陛下思大孝終始
之義慰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
一日萬幾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
以備祔禫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
丕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
尚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
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

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㧕絶臣
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歴奉累聖國家舊事頗
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
宫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
宗臣所目見惟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
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過禮
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願
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

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

可任之髙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敝未得論叙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懐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於時親侍梓宫匍匐筵几哀號痛慕情未暫闋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受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

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衮冕以行即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流臣義未洽天下顒顒未知所傒故須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情易之情踵以為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

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禀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損喪紀圮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為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

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適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徒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絕萬幾荒廢政事羣臣所以慺慺

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導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秘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

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絶然母子之親
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
從議以親萬幾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髙祖曰既言
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
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
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内
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
抑亦情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荅不

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斥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今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脩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

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爲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幾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幾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

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髙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柰何令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寛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寛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為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為可爾遺旨之文公卿所議

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惟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舊

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顧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詔之意何待期年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期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為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為喻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

以頻煩干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是聖心卑己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烝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

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頼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絶豈忍身襲衮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久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言脫至廟庭號慕自纒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論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

考衆議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為非禮及録其事惟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慺慺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

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

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惟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創萬務惟始朕以不德沖年踐阼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内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穆上代以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衆議堯雖棄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徂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

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

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

典惟願除衰即吉親理萬幾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

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

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輯穆民庶晏然江南

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

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絰

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

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誥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

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幾以從遺旨興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大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

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即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萬得之一失未可以為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絶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

下故於朕之受變從練已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衰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及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摧絶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旣乖敬事之志又違永

慕之心今將屈禮屬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旣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塋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跽奏請易服進縞冠皁朝服革帶黑屨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厲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

侍臣刺史巳下無變高祖薦酌禮部尚書王諶讃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陳祥服如前侍中跽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幍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跽慰復位哭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賾使并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既而出帝出廟倳立哀哭久而乃還

胡寅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

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為耶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衰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羣臣狃於漢制雜以國俗使其君不得自由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袞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胡宏皇王大紀論曰子張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

子聽於冢宰三年蓋父子天性哭泣之哀齊衰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者天子崩天下之人無不服者愚觀漢紀惟文帝孜孜有愛民之心其將沒也自媿德薄無恩於百姓故令輕其服不欲使踈遠之人為不情之舉耳曷嘗命太子曰爾無喪我三年乎景帝能終身遵文帝之恭儉而不能有三年之愛遂比類從事以日易月輕蔑君父等於無服之殤何哉漢初貴黃老尚清淨景帝之為太子孝文未嘗教以禮也自是而漢嗣子案為故常若晉武魏文徒能知母而不知父豈禮也哉後世欲復是禮者必君父明於大道了達死生深知仁政之必由禮起也當天下安平春秋強盛之時講明是理著為大典則倉卒之際可以案行而無疑矣

乾學案高祖當羣議紛呶之日而能獨行己

志式遵前典豈不賢哉其所以期年而輟者非帝不能遂服也無賢臣為之將順相與講明其禮耳彼元丕穆亮輩固不足責高閭游明根李彪諸人號稱儒者乃亦曲隨柄臣之意而持議至此使人致歎於有君而無臣不亦深可痛惜哉余考文明太后恣戾無道高祖五歲時慮帝聰聖或不利於馮氏將謀廢之乃於寒日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元丕穆泰

李沖固諫而止又嘗以宦者譖言杖之數十後后死絶不以介意而欲行三年之喪懇懇不已哀毀踰制又不為生母改葬追服可謂能守古禮而至性度越百王者矣獨其居顯祖之喪未嘗有聞豈帝幼沖時為文明太后所制不得盡其哀耶　胡氏謂高祖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亦非也古禮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高祖寧有

是乎其所易之服用縞冠素紕白布深衣則是不用期年小祥之服而竟用再期大祥之服矣故高祖之志可嘉也其所制之禮則非也君子亦取其志而已矣

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贇總釐庶政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彛訓近代沿革遂亡

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

胡寅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為

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内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慼興師伐隣此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五代史記唐本紀同光三年五月皇太妃薨廢朝五日

徐無黨曰太祖正室於莊宗爲適母書太妃及輟朝見亂世禮壞而恩薄

五代會要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貞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幾至重八表所尊勿衣麤衰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

公主並制齊衰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皇帝釋服後
未御八音勿廢羣祀勿斷屠宰勿禁宴游園陵喪制皆
從簡省故申遺令奉而行之其月太常禮院奏案故事
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内諸使司供奉官
巳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宫朝臨自後不臨其服
以日易月三十日除至小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
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衰服臨巳除服者則素服不
臨並赴長壽宫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準奏

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巳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寮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黲十三日除從之

五代史記周世宗家人傳宣懿皇后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三日釋服帝亦七日釋

葉隆禮契丹國志聖宗紀帝親政後方一月太后暴崩

帝哀毁骨立哭必嘔血番漢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帝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曰吾契丹主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終制三年

乾學案契丹志所云太后睿智皇后蕭氏也以統和二十七年崩是時聖宗親政已久遼史不言其暴崩亦未紀終制三年之事志係葉隆禮所撰卷首有進呈表在淳熙七年三

月自稱秘書丞考中興館閣續録無其人殆
屬僞書然聖宗居喪一事傳聞或有所本存
之以俟再考

宋史元豐二年帝居慈聖太后喪毀甚魏國大長公主
曰我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
紹定五年皇太后崩羣臣凡七表請聽政從之詔外朝
大典不敢輕改宫中自服三年喪
明神宗實録萬歴二十四年八月丙申朔禮部題喪禮

以日易月先朝舊典但梓宮在殯服色未用全吉在昔
憲宗皇帝居孝莊皇太后喪服除後仍素翼善冠素服
腰絰御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素服角帶朝叅不鳴鐘
鼓武宗皇帝居孝貞太皇太后之喪服制亦如之待神
主祔廟後禮部奏請變服此累朝之舊典也至世宗皇
帝居章聖皇太后喪服除次日即遇正旦朝會祭享皆
為吉禮禮官仍舉舊典酌議以請擬元旦上服黑翼善
冠黄袍御殿百官公服致辭居他處服黑布至喪次仍

素服百官具青素冠服郊有事吉服作樂廟有事淺色服不作樂奉引安靈仍用衰衣以終之此皇祖之獨斷也臣等查據舊典斟酌禮儀除服之後大事未襄居甎仍遵累朝之遺典遇有吉禮如萬壽聖節凡朝賀等事則遵世廟之權宜報曰可時神宗遺適母仁聖皇太后之喪故禮官有此奏

附晉書載記李雄母羅氏死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不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衰經主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毁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髙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駮曰帝王喪制漢魏為凖嵩矯常越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

兄弟相繼之主爲先君

春秋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胡安國曰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不書即位正王法也

乾學案昭七年衛齊惡告喪于周文元年叔服會葬毛伯錫命此魯使當告周周使當至魯之證也通典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

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三年例此胡氏傳之所本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胡安國曰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高閌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況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繼先君不唯棄後君命己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此皆不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汪克寬曰僖公之不可先閔公三傳辨析明矣但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為喻何休

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毁禮必不然今考文定此傳用朱昭說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以閔僖各為一世哀公三年謂哀公以襄公為皇考亦以昭定各為一世則是異昭穆矣朱子謂文王為昭武王為穆自其始祔而已然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晋應韓為武之穆子孫亦以為序而不易則昭穆不可易也但其論天子廟制謂周孝王時武王親盡始立武世室孝王乃共王之弟而各為一世王以宋太祖太宗哲徽欽高皆兄為穆而弟為昭則又以宋太祖太宗哲徽欽高皆兄為穆而弟為昭則又紊昭穆矣如何休穎達並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立廟將無所容苟各為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頃

不得祭其祖而衛成不得祭曽祖矣古制不存無得可考竊疑古者一君各為一廟則兄弟同昭穆共為一世祫祭太廟則魯當以僖公特設位於閔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居於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為一世數之也然曽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虚主諸侯祫祭則祝逆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宫猶在則是祭十君而八世定公立煬宫則是祭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世歴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毁說禮者反引春秋以為證而聖王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

乾學案文公逆祀之失雖屬諸侯之事而諸儒論天子繼統引經以斷必縁此為言故特

冠於兄弟相繼之主服先君之首

公羊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穀梁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范甯注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

故以昭穆父祖為喻甯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雉雊之變然後率修常禮逆祀文公傎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注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注尊卑有序不可亂也楊士勛疏先親而後祖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氏謂莊公為祖其理非也何者若范云文公傎倒祖考則是僖在於莊上謂之夷狄猶自不然況乎有道之邦豈其若是明范說非也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注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　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毁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

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注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乾學案公羊之説謂先禰而後祖穀梁之説謂先親而後祖是明指閔公為祖僖公為父矣即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説其義亦然而杜預范甯孔穎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楊士勛之解得之而亦未盡唯賈公彥家

人掌公墓之疏最得三傳之意蓋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為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而為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為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為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即子也即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禰於祖上矣故公羊謂先禰後祖穀梁謂先親後祖而左

氏亦譏其子先父食也若如杜范諸子之解則與三傳祖禰之義不亦大相刺謬哉或曰兄弟不可以為子而子之是亂天倫之序也而可乎曰王侯之禮與臣庶不同王侯以承祧為重承其祧則為之子矣觀閔公之薨僖公行三年之喪是固子為父之服矣既服子之服而不正子之名無是理也或曰若是古不云兄弟昭穆同乎而奈何其亂之也曰此

亦諸儒之説禮經未嘗有是也若兄弟果同昭穆則夏父此舉昭穆原未之紊也魯之有司何為責夏父以非昭穆乎乃知魯有司之言斷以賈公彦周禮疏為正而孔氏假昭穆以言之之説不可據以為信也

附録　賈公彦冢人掌公墓之地疏曰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别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上為昭以閔為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居

昭位升僖於閔上為逆祀者案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得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别故於後皆亂也

後漢書質帝紀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

晉書康帝紀建元元年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

素服御進膳如舊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於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康帝成帝母弟本服期因繼成帝後欲服三年

乾學案紀所載如此及考禮志言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同一晉書也而紀與志

矛盾如此宋書禮志及杜氏通典亦載杜后事而不載成帝事將何所適從乎然杜后於康帝為嫂何至服重且杜后崩於咸康七年三月至建元元年正月已踰二歲何云周忌惟成康崩於咸康八年六月至此適合一周其為成帝無疑志與通典謬也

通典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康帝子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也成帝子康帝從子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

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參昭穆自同繼統在兹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為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内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僕射江霦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舊説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

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

晉書禮志王述等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謝奉等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哀帝紀詔曰顯宗成皇帝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

德傳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朕以寡德復承先緒夫昭穆之義固宜本之天屬宜上嗣顯宗以修本統

乾學案哀帝為成帝之子成帝臨崩以子幼弱屬國於母弟康帝康帝崩子穆帝嗣穆帝崩無後而哀帝復立然則哀之與穆親雖從弟分則君臣也王琨江霦欲竟稱哀嗣穪穆帝深合春秋閔僖相繼之㫖而王述議穪康

皇已失傳授之正乃卒從謝奉等之邪說還繼成帝由是康穆二君斬焉無後降祖考之稱而為叔為兄亂常失序甚矣夫康帝之於成帝亦兄弟也嘗為之素服持喪逾期不改豈不以繼體之義同於父子乎康帝已後成帝而穆帝繼之哀帝但如王江之義承紹大宗則成帝之祀與國祚同永矣不是之圖而徇私廢公使成帝立長傳重之美湮沒而不

彰匪直輕蔑祖宗亦成帝之罪人矣哉

宋史禮志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太祖宜稱皇伯后宜稱皇伯妣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絶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

幷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詔下禮官議議曰案春秋正義躋魯僖公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又魯隱公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武昭穆同為一世伏請皇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詔都省復集議曰

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纉承大寳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為一代如臣等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為世數而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又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

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已竟從

學士宋湜言祭太祖仍稱孝子

乾學案真宗乃太祖從子而齊賢欲稱孝孫則是禰太宗而祖太祖矣真宗以太祖為祖則太宗當以太祖為父由常情言之鮮不以為驚世而駭俗揆以三傳譏先禰後祖之義及春秋從祀先公之文則張公實古之達禮者若都省集議謂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

父子之道定昭穆之義實正論也而乃拘於祖功宗德二廟之說則反不合於春秋之旨矣至於禮官及宋湜所議則俗儒相沿之陋說烏足與論先王之定禮哉

劉敞為兄後議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取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為嗣父尊也不以諸兄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己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毁不相害也至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

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公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于常變用于變者也既正其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

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非禮意也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時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

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以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處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己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惟棄後君命己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為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

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何說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宗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道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推生嗣死獨何悖哉

乾學案敞立議甚偉但中間引公羊傳仲嬰齊卒一段猶未確蓋大夫傳世之法與天子諸侯殊不可與閔僖逆祀共論也詳見第五卷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徽宗即位太常寺言太

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衰重今神主已祔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命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御常服素紗展脚幞頭淡黄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製宰臣

請從禮官議乃詔候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幷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非故事也原坐黜知南康軍於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其元符三年九月自小祥從吉指揮改正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使至以欽宗訃聞詔朕當持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黑帶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詣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請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所有衰服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讀禮通考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讀禮通考卷二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期二十

國恤三

藩王入繼大統服先君（追崇本生附）

漢書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十三歲嗣立為王成帝無子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為皇太子謝曰願留國邸旦夕奉問

起居侯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

定陶共王傳上以太子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

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追尊

共王為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如孝元帝

師丹傳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

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師傅

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大行尸柩在堂官爵臣等以及親

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
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
動政事卒暴無漸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
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
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
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
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
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

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

乾學案哀麗哭泣喪紀之文繼志述事致孝之實師丹欲哀帝致孝於所後而責以諒闇不言三年無改可謂善言喪者也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

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所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上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皇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

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謂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

不可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士服
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
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
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
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
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
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

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

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為太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

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

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

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子

衰麤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

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

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

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

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禮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封丹為義陽侯

蔡邕獨斷曰高祖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孝宣繼孝昭帝其父曰史皇孫祖父曰衛太子太子以罪廢及皇孫皆死宣帝起園陵

長承奉守不敢加尊號於祖父也光武繼孝元亦不敢加尊號於祖父也世祖父南頓令曰皇考祖鉅鹿都尉曰皇祖曾祖鬱林太守曰皇曾祖高祖舂陵節侯曰皇高祖起陵廟置章陵以奉祠之而已至殤帝崩無子弟安帝以和帝兄子從清河王子即尊號依高帝尊父為太上皇之義追號父清河王曰孝德皇順帝崩冲帝無子弟立樂安王子是為質帝帝偪於順烈梁后父大將軍梁兾未得尊其父而崩桓帝以

蠡吾侯子即尊位追尊父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母匽
太夫人曰孝崇后祖父河間孝皇曰孝穆皇祖母妃
曰孝穆后桓帝崩無子令上即位追尊父辟犢亭侯
曰孝仁皇母董夫人曰孝仁后祖父河間敬王曰孝
元皇祖母夏妃曰孝元后

乾學案受命之君追王先世固非奉藩稱臣
者所可比蔡氏以太上皇與追崇諸皇相提
並論似未協師丹之議

三國志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共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

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通鑑晉元帝大興元年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居廬

宋史禮志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崩英宗立喪服制度並用定陵故事禮院言故事大祥變除服制以四月二十九日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

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四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為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及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

十八日丙羣臣俱入奠二十九日禫除羣臣皆奉慰焉

馬端臨曰上欲命韓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為不可三表乃聽政

宗室傳濮安懿王允讓商王元份子也仁宗在位久無子乃以王第十三子宗實為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為英宗

彭百川太平治蹟統類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

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典禮以聞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王珪即敕吏以光手槀爲案其議曰臣等謹案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

也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辟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不敢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繼大統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

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身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議上中書奏

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又奏案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及案令文五服年月勅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珪等議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議從之臺諫皆是王珪太后閤之内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不當議

稱皇考上命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范鎮時判太常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又非漢宣光武比也凡稱帝稱皇稱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臣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服有二斬律禮之文皆相戾臣恭以陛

下龍躍藩邸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德也方
勤孝養上奉慈顔猶懼其不足矧復顧私恩别親疎
而忘大義哉人言不已誠有累於聖躬欲觧天下之
疑莫若發睿斷特以手詔自中而下以王珪等前議
為定追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慰厭人
心於體為順皆留中不下司馬光又言聖人舉事與
衆同欲故能下叶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
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决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伏

見向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德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踈屬皆已受奉贈而崇奉濮王之禮未能知二議是非臣更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勑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

所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

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

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

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

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

尊其祖為皇考以其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

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

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

為仁宗之子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必不謂濮王為父而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三年正月呂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奏定濮王崇奉典

禮不報

東都事畧歐陽修傳修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服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重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於此以申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

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朞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此以仁存者也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絶之也甚矣使其真絶之與是非人情也追於義而偽絶之與是仁義者教之為偽也其議如此

太平治蹟統類侍御史范純仁御史裏行吕大防合

奏曰伏見參政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

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於過舉之譏朝命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共棄哀帝之失既難施於聖朝褒猶之姦固莫逃於公論當更議以安衆意并言韓琦飾非曾公亮趙槩苟且依違未嘗辨正乞下修於理正琦等之罪臺諫論列不已中書亦以劄子自辨曰伏見朝廷議濮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為事體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皇伯之稱

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博議陛下手詔中罷衆論紛然臣竊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三其一宜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二曰簡宗廟致水災是厚誣天人之言也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是不原本末之論也願陛下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原非朝廷本意庶羣疑可釋

禮志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

趙概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內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勑告居家待罪誨等所列大約以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稱且欲以

塋為園即追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閤門使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

伊川程子代侍御史彭思永論濮王典禮疏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葢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辨明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

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

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盖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别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

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
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
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
別其所生葢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
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
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
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
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

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意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為不加

殊名無以别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
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别立殊
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
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
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
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與然殊號絶異等
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
必申祭告當曰姪嗣皇帝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

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宇為疑此則不然盖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令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

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肎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絶羣情訩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

濮王居藩陛下既為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肎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禮去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

禮志呂誨等既去職而濮議亦寢至神宗元豐二年詔

以濮安懿王三夫人可並稱王夫人
理宗本紀嘉定十七年寧宗崩子昀嗣皇帝位尊楊皇
后曰皇太后同聽政詔宮中自服三年喪
聞見録時張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
喪且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
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一日躬定省之勞欲報之
德視孝宗宜有加
明世宗實録正德十六年二月甲辰禮部尚書毛澄等

言兹者大行皇帝大喪成服已畢恭惟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萬幾所繫伏望以宗廟社稷為重少節哀情於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忍遽離喪次其以二十七日視朝具儀來聞於是禮部等具上儀注曰本月二十七日早上服衰服御西角門視朝文武百官素服烏紗帽黒角帶皁靴行奉慰禮二十八日以後上仍衰服御西角門視朝五月十八日遵依遺詔二十七日服制已滿自十九日以後合照孝宗敬皇

帝服制上釋衰服易素翼善冠麻布袍腰經御西角門視事俱不鳴鐘鼓文武百官仍素服烏紗帽黑角帶皁靴朝參至百日後變服如常俟梓宮發引之時另行奏請上從之六月禮部言今月二十四日武宗皇帝百日禮宜釋服如常查得孝宗皇帝百日因梓宮未入山陵上仍素服翼善冠麻布袍腰經御西角門視事不鳴鐘鼓文武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皁靴朝參今武宗皇帝梓宮亦未入山陵請如前例詔可

乾學案世宗之服武宗用二十七日之制則是子為父之服矣既服子之服而他日乃不禰武宗可乎惜當時議禮之家無有以此禮深折之者

朱國禎史槩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上即皇帝位戊申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封號五月戊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

為恩義兼備令皇上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獻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秦漢以來有旁支入繼大統推尊父母為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

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太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皇上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皇上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太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太王妃凡祭告上箋俱署名姪皇帝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法疏入上曰父母可移乎命再議進士張璁獨以廷議為非上疏曰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廷議皆執漢定

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
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非從地
出也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帝仁宗預立為
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皇帝嗣孝
廟十有六年未有儲建比於崩殂而陛下以倫序當
立入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為
人後之義視漢宋舊事同異較然夫統與嗣不同非
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

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上得璁疏大喜曰此論一出我父子終可完也亟下所司議大學士楊廷和曰秀才何知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八月朔澄等復上議如初且言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報聞初上嗣位遣太監秦文邵恩捧箋詣安陸奉迎母

妃十月至通州聞稱號未定諸舊臣皆已晉秩愠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等恩澤從何來太王王妃固是本分何予貴父母獨否且我入宫何以行禮我還任皇帝自爲爲可也上聞涕泣請皇太后辭謝請奉母歸藩宫府皆大震於是皇太后有旨命興獻王稱興獻帝妃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爲皇太后母妃始入京謁奉先奉慈二殿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反覆四千言南京兵部主事霍韜亦上疏議與璁合並

下所司十二月諭廷和等加興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言聖孝有甚不得已之情臣等職在輔導不敢阿順以損聖德封還御批仍依原擬進復與禮官臺省合詞奏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聞有追尊之號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琅邪王

入繼大統止立皇子爲王奉父共王祀宋英宗議加濮王典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英宗顧下詔讓而未受未嘗侈然自加尊稱也今興獻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孝廟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意臣等不敢奉詔願賜歸上優留之吏部尚書喬宇侍郎羅欽順等言正統大義惟賴一皇字以明若加於所生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也報以皇太后懿旨不

敢有違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曹嘉等南
京大理寺丞黄鞏郎中黄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
合疏爭之俱不報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言武宗皇
帝臨崩重念宗社大計特請慈壽皇太后迎立陛下
先時未嘗育之宫中立以為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興
獻王固陛下之父不得以濮王為比而陛下之繼武
宗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必曰為後而以繼嗣為名則陛下直繼武宗

為之後乎抑追繼孝宗為之後乎武宗本無後而陛
下以弟為之後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武宗而重
為之後無一可者也故興獻王宜尊帝稱別立廟徽
號如恭仁康定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加上慈聖皇
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為太后如慈壽
之例庶幾恩義並行不悖下所司會南郊禮成是日
乾清宮小室災毛澄言變不虛生乞存憂懼以致順
天悅親之實御批父母各加皇字恐不可告郊廟給

事中安磐言藩國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爲謚法不可加於生存之母御史李儼言慈壽母妃分均體敵恐生羣小之心漸搆兩宮之隙俱報聞上亦因災不自安持未發二月諭禮部慈聖皇太后加上尊號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爲莊肅皇后本生母興獻后加上尊號爲興獻國太后邵皇太后加上尊號爲壽安皇太后興獻帝册文稱孝子二年毛澄罷以汪俊代之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

疏請正大禮畧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武帝曰皇兄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定上命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詳議三月丙寅朔勅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為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國朝典彚三年四月禮部會文武羣臣上議漢宋以來入繼大統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

第歲時遣官致祠尋亦奏罷至於立廟大内而親祀古未有也䔥璁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為重嗣為重臣等謂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况繼統則法堯舜而宗祀何獨不然䔥又欲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廟制未有皇伯考神主之稱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恐非所以加於宗廟也請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上嚴旨詰責

史槩禮臣言前後章疏惟張璁霍韜熊浹三人與萼議同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上命再議廷和知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許之禮部尚書汪俊等言陛下欲改稱廟號自尊本生立廟大内臣等竊念此舉所繫甚大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故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祭憲帝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制於禮而情有屈也然興獻帝不得迎

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俱獲自盡矣乃今聖孝無窮臣等不自揣度請於獻帝徽稱之上仍加興字則於本生不失尊崇於正統無嫌二聖上切責而宥之尚書喬宇石珤皆力爭不聽張璁自南京來途中上疏請去本生二字略謂不去二字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又言皇上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帝為本生父子之名既更尊崇

之義安在詔促之入京汪俊乞休許之以席書代之
璁萼及南京主事黄宗明經歴黄綰同上疏曰今日
典禮之議以皇上爲爲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
皇上爲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言兩議相
持有大小衆寡不相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皇
上何不親御明堂進羣臣而詢之疏入報聞編修鄒
守益上言昔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簀愛之至也而
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

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羣臣之議再四詳慎謂當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臣代祭皇嗣既蕃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為陛下忠謀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臣歷覲前史泠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者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望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以光大孝上以為出位瀆擾下鎮撫司

何喬遠名山藏開聖記大學士蔣冕上疏曰頃者建室之議臣等與毛紀費宏反覆論奏數千言矣仰惟皇上天縱聖神嗣承大統至親倫序天與人歸固不待贊然非昭聖張太后傳武宗皇帝遺命則將無所承受而授受大義不明今既受命於武宗即宜嗣統以為後特兄弟之名有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

母張太后而於孝武二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所後所生不可混也陛下曰朕於正統大義不敢有違固知之矣自古人君嗣承天位謂之承祧踐祚祧宗祧祚廟之阼階也禮為人後者惟大宗大宗尊之統也皆主宗祀言漢至今千七百歲矣未有廟本生父大內者漢宣帝以兄孫繼統為叔祖昭帝後立所生父廟於奉明園光武掃平僭亂奮然崛起蓋取位於新莽非繼統於平嬰一聞張

純朱浮之議即降其私親四世祀於春陵宋英宗所生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國立廟我皇上為獻皇帝立祀安陸禮雖非經事猶類古今後武宗考孝宗身主祖宗列聖之祀又欲兼奉小宗情既重於所生義必疎於所後二宗在天之靈誰託乎臣等考經質禮稽詢僉謀不蒙採納汪俊乞休遽聽其去蕚璁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晴明陡變陰晦至暮風霾特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願陛下詳察之

典彙五月詔名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奉安獻皇帝神主遣官詣安陸奉迎禮部侍郎吳一鵬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況安陸乃啓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久安太祖之重中都太宗之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典禮今獻皇帝神主宜永祀安陸不聽

史槩六月璁蕚至京給事中張翀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連章劾之并及黃綰黃宗明方

獻夫席書下所司擢璁蕚翰林學士尚書喬宇言席
書以内旨陞尚書臣兩言其不可令璁蕚復拜學士
内降恩澤多施於倖幸上曰璁蕚非干進者令即視
事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一篇為人後辨一篇
西原集為人後解禮之所以立後者重大宗也何言
乎重大宗小宗無子以為可以絶者也故不為之立
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絶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
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為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
其重本奈何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
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猶存也尊者存焉爾
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
祖不絶大宗無後祖絶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

絶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何以曰卿大夫之禮古者公子為卿大夫及始仕而為大夫者謂之别子繼别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絶益知天子之不可絶矣天子之不可絶奈何大宗者繼别云爾曰尊之統也收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諸始祖始祖受諸天不啻尊之統也内治同姓外治異姓不啻收族者也饗百神以為天地社稷主也育萬物以為天下君也此天子之禮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絶也可絶也者則始祖之統可閼也同姓異姓之治可不辨也天地社稷可無主也天下可無君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適子不為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為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為後矣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為後適子不為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焉爾明小宗之統為重也益知大宗之統為重矣明大宗之統為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為尤重矣

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貳君專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適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者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為人後之義者錯諸天下無難矣為人後辨陛下繼祖體而承適統合於為人後之義坦然明白無可疑者也迺有二三臣者說經畔禮以惑聖聽夫經傳纖悉之指彼臣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持小慧而騁夸辭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為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案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子爾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

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汪又曰大宗者人之本也人不可以無其本所以立大宗也小宗之家五世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與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為重乎此二說者其亦得禮意矣夫謂得禮意者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得為後庶子得為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爾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乃漢儒邪說案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為人後為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為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

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為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為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為人後者不為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為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偽立是人也是聖人偽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爾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以邪說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為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為人後之義與則猶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為後世禍矣夫禮為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延為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為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

不繼也是則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為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所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絶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爾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禮義明而禍亂亡今説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

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晉哀帝成帝之子封琅邪王穆帝之叔也穆帝崩無嗣迎即帝位唐宣宗憲宗之子初封光王武宗之叔也武宗大漸為皇太叔即位柩前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遺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

史槩上下蕙詔獄黜為民七月喬宇致仕去侍郎賈詠學士豊熙等修撰楊慎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余翺等郎中余寬等寺正毋德純等同上疏請左順門跪伏大呼上方齋閣之遣司禮官諭令退不起命執

豐熙等八人下詔獄修撰楊愼檢討王元正撼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並下詔獄廷杖謫戍霍韜家居上疏曰議禮有兩端曰崇正統曰正天倫徒崇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武宗曰皇兄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義則姑在所緩此正統之當崇者也乃近者

廷臣議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二父之失也
獻帝徽稱既極尊崇聖母尊號亦二昭聖此漢人兩
統之失也本原既差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
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夫昭聖久稱聖
母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所賴陛下之委曲承迎
務得懽心此可慮者一昭聖禮秩雖崇然其勢日輕
章聖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給使左右之人
不達聖意妄生疑間或以彌文小節遂構兩宮之隙

此可慮者二願陛下啟聖母曰皇太后實大統適宗至尊無對必時自謙抑以示尊敬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有六年接見之儀不可輕忽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庶宗統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上嘉其忠趣令赴召九月採璁萼書獻夫等議定大禮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聖曰聖母是日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觀德殿

典彙上以觀德殿地勢廹隘欲改建四年四月光禄

寺署丞何淵言獻皇帝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内立世室以為禰廟禰廟得所而後大統有光下部議禮部尚書席書等議言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始建四廟後改同堂異室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説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説也初議以孝宗為禰

今祀獻帝於觀德殿即禰廟也何淵又曰禰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何說也張璁言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桂萼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如何淵之說誠所謂陷君者可順情而信之紊昭穆之序亂統紀之常乎皆不聽五月禮官會羣臣復奏上以觀德殿在大內太常不得行禮命再議且遣中官諭席書

曰必祔廟乃已吏部尚書廖紀都御史李鉞通政柴
義等皆奏如何淵之言是獻皇帝昔稱臣於外藩今
並祀於帝位不得為而為之非孝也亂昭穆之倫蔑
祖宗之法不可為而為之非孝也上意已決即命營
建定名曰世廟九月成自觀德殿奉遷神主於世廟
後又改為獻皇帝廟
史槩六年張璁請修大禮全書七年六月書成命曰
明倫大典楊廷和除名為民毛澄追削生前官蔣冕

毛紀喬宇汪俊林俊冠帶閒住

何喬遠名山藏林俊嘉靖六年辛七年明倫大典書

成追罪俊進歷代成禮論革為民

典彙十七年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言宜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七帝下部議禮部尚書

嚴嵩言大祀殿在圜丘北秋享即此可行獻皇帝配

帝侑食元合周道上諭明堂秋享宜於奉天殿行之

皇考稱宗不為過情命再議戶部侍郎唐冑上疏力

爭黜爲民嵩復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今皇帝與孝宗同氣之親臣謂宜奉皇考與孝宗同爲一廟

史槩秋九月辛巳上獻皇帝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寛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

主祔享太廟辛卯大享上帝於元極寶殿奉睿宗獻
皇帝配自是歲一行之二十年四月辛酉風雷雨雹
太廟災羣廟皆盡惟睿廟在垣外得存二十二年十
一月命重建太廟更為同堂異室之制二十四年六
月太廟成詔定安神位次太祖居中左序成宣憲睿
右序仁英孝武追崇之典至是而極

乾學案為人後者後大宗也宗法以傳重也
卿大夫有家諸侯有國皆謂之重況於天子

有天下其重何如繼嗣即繼統三代傳子之
天下非唐虞傳賢之天下為人後者為之子
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曰為人後則不言為
之子而分定矣猶適子衆子或稱為父後或
不為父後或為母後或不為母後或孫為祖
後為後者子之尤重也天子諸侯君國子民
其禮視卿大夫尤隆矣生時尊之為君死則
與稱兄弟可乎春秋閔僖之為父子可知矣

唐之武宣以叔父繼猶子既繼統矣即是繼嗣君道也父道也天經地義不可淆者也漢之泠襃段猶明之張璁桂萼小人之尤逢君以圖富貴流傳簡編有識鄙恥獨怪歐陽公以一代文宗於濮安懿王典禮依違其詞貽譏後禩善乎程伊川之議足為萬世準則矣薛考功為人後解為人後辨最明晰附錄於史槩條下讀者詳之

讀禮通考卷二十